

文◎沈银法  
图◎陈锋

# 杀人的神 殿



切尔是一名美国探险家。这天，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。一个叫巴克里的人说，他与朋友赫林前往土耳其的爱烈巴坦神殿参观，没料到赫林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他只好独自回到了美国。

“爱烈巴坦！”切尔不由得一惊。这座神殿以诡异出名，由来已久。切尔马上给巴克里发信息，巴克里惊恐地说：“我真的不想再去这个鬼地方，但为了寻找我的朋友赫林，我愿意陪你去。”

爱烈巴坦神殿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堡附近。从1920年开始，因有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神奇的现象，从而闻名于世。一年后有一支考古队前来考察，发现神殿里会出现来历不明的大雾，然后涌出大水，时涨时落。几十

年过去，这一秘密尚未被揭开。

切尔在巴克里陪同下，前往土耳其。他们到达爱烈巴坦神殿的时候，天气晴好。神殿的造型恢宏精致，浅灰色的外表在阳光下显出远古式的神秘。

两个人走进大厅，里面的一切美轮美奂，雪白的大理石石柱上刻有精美图案，拱型天棚上那张开双翅的天使雕像欲飞而下。不过切尔的注意力放在地面，地坪也是大理石铺就，严丝合缝。这里就是当年有人发现雾和水的地方。这些雾和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正在研究着，巴克里突然惊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，起雾了。”切尔一抬头，



一阵浓雾迎面扑来。霎时间，整个大厅就被浓雾笼罩了。切尔发现巴克里不在身边了，连忙呼唤：“巴克里先生，你在哪里？”可是没有听到回答。就在这时，切尔听到了一阵哗哗的流水声，他感到一股水流到脚边，迅速上涨，涌进了鞋子，又漫到了脚踝。

短短的十几秒钟，水就如此迅猛地上涨。切尔急忙拿出指南针，辨准方向，朝前跑去，很快冲出门。

切尔站在门外，见里面仍是浓雾弥漫。他惊奇地发现，那些水漫到门槛的高度，就不再上涨。正在此时，切尔听到背后有人说：“天下奇观，真不可思议。”切尔一回头，看到一个陌生人正在朝他微笑。那人自我介绍叫霍夫曼，是一名考古学家。

霍夫曼说：“如果我没看错，你们刚才才是两个人进去的。”切尔又大声呼唤巴克里，里面没有回音。

难道巴克里也失踪了？切尔回到神殿的进门处，霍夫曼仍站在门口，向他招着手说：“殿里的水已经退了，你敢进去寻找吗？”

切尔朝里一望，果然里面不仅雾气散尽，水也退了。他还在迟疑，霍夫曼已经跨了进去。大厅里也没有巴克里的踪影。切尔喃喃地自语：“难道刚才起雾时，巴克里先生先跑出去了吗？”

霍夫曼说，这个大厅只有一个大门。我从你们进去到现在，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门。巴克里先生如果出去，我一定会碰上。”

突然，霍夫曼惊叫一声：“不好，又起雾了。”切尔一抬头，那股浓雾迎面扑来。他连忙拿出指南针，朝着大门方向跑去。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跑出门，而是“咚”的一声撞上了墙。随即感觉脚下的地坪往下一陷，他来不及喊叫一声，就“哗啦啦”坠落到深渊里去了。

切尔跌得晕头转向。睁开眼，四面一片黑暗。

“有人吗？”他喊道。

忽然间，旁边响起一个声音：“切尔，你终于来了。”

“巴克里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“这儿还有一大群人呢，不过他们都是死人，只有一个活的。”“谁？”“赫林。”

“赫林？他还活着？”切尔觉得不可思议。因为根据时间推算，赫林在神殿里失踪已经将近半个月，他靠什么活下来？

切尔掏出打火机打着，霎时，面前呈现出一片恐怖景象，这是一个大小一间屋的地方，角落里白骨森森，堆了好多具骷髅。而赫林靠着白骨坐在地上，显得有气无力。巴克里站在那里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“这些白骨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切尔惊问道。

巴克里说：“我想，可能他们跟我们一样，不小心掉落了下来，因为没法出去就死在这里了。我们怎么办？难道也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吗？”



切尔说：“咱们不能太急，得慢慢想办法。”说完他从兜里拿出一块面包，一掰为二，一半给巴克里，一半递给赫林。

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，切尔对巴克里说：“你觉得这个地方，会不会存在什么机关？如果能找到，兴许我们可以出去。”但巴克里没有回答。他打着打火机，发现巴克里和赫林都打起了瞌睡。他在房子的墙壁上搜索起来。果然找到了一个按钮，用手一按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一面的墙壁上竟出现了一个洞。

切尔从洞口钻出，便到了神殿的后面，这里是一片灌木林，长满了齐腰深的蒿草。而切尔推开的洞口掩蔽在一片荆棘丛中，十分隐秘。

切尔离开后，径直去了伊斯坦堡城里，进了他和巴克里订的旅馆。当他要离开旅馆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他开门一看，只见霍夫曼站在门外。切尔一愣，忙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”

霍夫曼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这纯属偶然，我也住在这个旅馆。刚才看到你突然在神殿里失踪，我就吓得跑回旅馆了。”

霍夫曼问他：“刚才在大雾出现后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切尔说：“我跑出门了。”霍夫曼笑笑说：“这么说你抢先跑了。真不够朋友。不过，我留在里面，有新的发现。”“什么发现？”“我知道巴克里和赫林在哪里了。”

切尔一愣，忙问：“他们在哪里？”“就在神殿里。不过他们很虚弱，你难道不想去接应他们吗？”

切尔揣摩着霍夫曼的意图。霍夫曼笑了笑，伸手展示了一个东西。切尔一看，大惊失色，这是他的打火机，刚才随手扔在了地窖里，怎么会在霍夫曼的手上？

难道说巴克里他们真的出来了？这个打火机是他们捡了交给霍夫曼的？切尔正在疑惑，霍夫曼催促说：“还是去看看吧。”

切尔决定跟去看看，见机行事。他们来到了爱烈巴坦神殿。可是进去一看，巴克里和赫林根本不在里面。切尔问道：“你说他们出来了，在哪里？”

霍夫曼笑着说：“你再向前一步，就知道了。”切尔大惊，猛地转过身，逼视着霍夫曼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霍夫曼没有回答，一步跳到了切尔前面的那块地铺石上。

顿时，一股浓烈的雾气迎面扑来。切尔连忙拿出指南针，找准正北方向，撒腿就跑。但跟上次一样，他“咚”的一下撞上了墙。随即脚下一陷，就“哗啦啦”坠了下去。

切尔又掉进那个地窖里。他气得跺脚大吼：“霍夫曼，你这该死的家伙，到底搞什么鬼？”忽然，墙壁上“嘎吱”一响，墙壁打开，霍夫曼拿着手电筒，钻了进来：“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，切尔先生？”



切尔早就发现，巴克里和赫林已经不在地窖里了。霍夫曼指着那些骷髅，脸色一变说：“切尔，你说实话吧，这些人，是不是都被你所害？”切尔叫道：“你血口喷人，我哪里害过人？”

霍夫曼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切尔先生，早在几年前，你就来过爱烈巴坦神殿。一次，你跟一名游客在浓雾袭来时慌忙逃走，却坠进了一个地窖里。当那人奄奄一息时，你却摸到了墙上的按钮，逃了出来。接下来，你还拿走了他的钥匙，跑到宾馆，进入这个游客的房间，将他的钱物拿走了。这次经历也让你偶然发现了神殿里的某种规律，就是在踏上殿内其中一块地铺石时，会突然产生浓雾，并冒出大水。”

“你胡说。”切尔气愤极了。

霍夫曼继续说：“你虽然是个探险家，却没什么收入。这件事成功后，你灵机一动，决定利用爱烈巴坦神殿来发财。此后你一直逗留在这里，每逢有游客进入大殿，你就伪装成是游客，前去踩动那块地铺石，这样浓雾就会出现，洪水也会卷来。游客惊慌地逃跑，往往会误入那个地窖。你与他们一起坠落，然后将掺有迷药的面包分给他们吃，当他们晕过去后，你就摸走他们身上的钥匙，回到宾馆，拿走他们的财物。你利用这种手段作案，害了许多人，也积聚了不少财富。”

切尔道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霍夫

曼说：“证据很多，这些骷髅的衣物上，以及宾馆里他们的遗留物上，都留下了你的指纹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跟踪你，本来你已经打算收手，所以我让巴克里和赫林发帖引你过来，这不过是我们设的局而已。”

就在这时，巴克里和赫林从洞里也钻了进来。在他们背后，是几个土耳其警察。“切尔先生，你涉嫌谋财害命，被捕了。”警察说着，给切尔戴上手铐。最后，霍夫曼告诉切尔，他是受土耳其政府邀请，前来协助破案的美国私家侦探。

切尔长叹一声，问道：“以前出现浓雾后，我只要使用指南针，就可以找准那个大门，为什么这次我两次都走错，撞上墙了呢？”

霍夫曼笑着说，这个神殿非常神奇，触动地铺石的机关后，不仅会产生浓雾，而且整个大厅的地坪会发生逆时针旋转。那些游客不知道地坪会转，以为是朝着大门逃走，结果往往撞上了墙。墙上有个机关，一旦有人撞上，下面的地坪就会打开，人就会掉入下面的地窖。

切尔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会拿出指南针来指引方向。不过那两次，霍夫曼在墙那边放了一块巨大的磁铁，切尔的指南针被磁铁吸引，指向了墙的方向，所以切尔火速奔去，方向不是大门而是墙。

切尔听了，无力地低下了头。  
(责编：陈思扬 939409074@qq.com)